

穿云

文/郑彦英

在我的童年时代,只要不下雨,爷爷都要带着我,到我家后院看天,没云的时候,看蓝天的深浅干湿,有云的时候,看云彩的厚薄轻重,还有姿势走向。爷爷每每由此断定明日甚至以后几日的天气,等到我19岁离开家乡到南方当兵时,爷爷积累了一生的关于天和云的知识基本上已经被我掌握。

我参军的是空军部队,部队里就有气象站,每天报告天气,逢飞行日,几乎一小时报一次气象。我们的干部大都是气象专家,我记得我们团长竖起一根大拇指,眯着一只眼,眺着大拇指看向云彩,就能知道云的高低,然后即时决定飞什么科目。

我很敬佩我们团长,但是我没机会和时间学真正的气象,只好一边遗憾着一边工作。

记得是1979年春天,我们部队到前线值班,为了能够在全天候气象下作战,我们团长在一个乌云低垂的上午,决定由8架飞机编队飞穿云。那时候飞机的导航和雷达都很落后,而8架飞机编成的编

队,非常密集,每架飞机之间的距离不到100米,稍有闪失,将机毁人亡。在这种情况下飞穿云,主要是靠飞行员的意识、胆识和技术。

气象站的战友告诉我,那天是低空层云,云高600多米,云层厚2300多米,云层内水气密度高,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团长也是这八名飞行员之一,看着他们提着头盔,排着队走向飞机时,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。当看到八架飞机直插入云的时候,我的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云彩。大概36分钟后,我看见了呼啸飞临机场上空的8架飞机,我至今还记得它们掠空而过的自豪队形,至今还记得那明亮的喷气声音。

后来我调到军区工作,有一次陪同首长去基层,乘坐的是螺旋桨运输飞机,当飞机穿云时,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的云彩,才知道云彩如棉花团一样,子弹一般从窗外飞涌而过,我不禁又想起我们的团长,还有另外七名飞行员,我认为他们就是英雄,虽然这些英雄和我们朝夕相处,也如凡人一样有喜怒哀乐。

飞机飞到云彩上面的时候,我看到了一团团云彩棉花包一样铺在天上,铺排在飞机下面,浪漫而又壮观。我很激动,禁不住说:“首长,我们到了云彩上面。”

首长笑笑,那笑容很宽厚,却没有说话。我立时想到首长本是飞行员,对于从天上往下看云彩,早已是家常便饭,便红了一张脸,不敢再吭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在上海《萌芽》杂志获了奖,杂志社组织我们获奖作者去九华山和黄山采风。到九华山那天天下着雨,车到半山腰时停下了,我往窗外一看,白雾蒙蒙,天地混沌。司机说不敢开了,也不让我们下车,害怕有大胆的司机开车过来撞到我们。我突然想,我们已经在半山腰了,这些雾是不是我们平日看到的云彩呢?一问司机,司机笑了,说这还用问。于是我推开车窗,伸手去摸云彩。

摸云的感觉很有禅意,看着有满把的云,一握,却一丝没有,再张开手,云彩还在你手上,甚至还

游走,你说它柔软吧,你无法推开它,反而给你布下无法逃脱的迷局。你想打它一顿解气,即便是成千上万的人对着它拳脚相加,也伤不到它的一根毫毛。

而就是这般诡异的云彩,我们的飞行员在1979年的春天,密集编队,穿越直上,潇洒凯旋。

去年夏天我约了几个战友,回访我的老部队。部队的装备大大高于当年,飞机很威风。当年的飞机小而低,我一抬腿,能坐到控速杆上。现在的飞机大了高了,要搬梯子才能上去。我和一个飞行员说起当年飞穿云的情况,他笑笑说,如今飞机和导航都先进了,密集编队,穿云越海,小菜一碟。

我问:“如果现在让你飞当年穿云一样的任务,你行吗?”

飞行员笑了,指指自己:“生龙!”指指飞机:“活虎。”

写到这里,我不禁想到那个年轻飞行员的英姿。

“生龙活虎!”这才是当下最酷的词! ■

我家妞妞

文/陈虹

妞妞被送来时才满四个月。朋友告知这是德国名犬,学名“雪纳瑞”,一把方方正正的大胡子,确实很“另类”。朋友唤它“life”,但一到我嘴边总是读成“来福”,颇显俗气,于是易名为“妞妞”——多亲切,而且还带出了性别,以此提醒众多的男狗们:“咱是小女生,不得无理!”

哪知才过两个月——秦淮河边的桃花还在争奇斗艳时,咱们的小女生竟然也“情窦初开”了。不知是“物稀为贵”,还是本身太酷——脊背上被特意修剪出了一条两寸来宽的长发,从身后看去宛如大辫子姑娘,真叫一个“丰姿绰约”。为此妞妞岂止是人见人爱,更是狗见狗爱,一时间引得无数帅哥竟折腰。

妞妞究竟相中了谁?观察再三真不知答案——“芋头”对它是情有独钟,那条雪白的小尾巴摇个不停,哪知高傲的“小公主”竟然头都不回,害得对方如失恋一般。“凯撒”的求婚是洋派的,直接将尖尖的小嘴伸进了妞妞的口中,但是这位“女神”同样不来“电”,只有“偶一”,没有“偶二”。“二球”会耍流氓,遵照“男人不坏女人不爱”的真理,时时准备“不轨”,但咱家小女生充分摆出矜持的姿态,小屁股往地上一坐,硬是不让你得逞。“小豆子”的爱情是那样专一,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在草场门大桥下面等候它的“梦中情人”,无奈妞妞仅仅视它为“哥们”,最多玩个“相扑”或是来个“摔跤”。

……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,秦淮河边的桂花开始飘香了。每天下午,河堤上的追逐照常进行,争风吃醋的战争也照常发生。但是妞妞的“白马王子”还是没有找到,似乎是不屑,也似乎是不苟,总之它的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始终没有发过亮——在它的那个个头相近的小型犬的圈子里。

那是一天的深夜,一向睡觉很沉的妞妞突然狂叫了起来,接着便是纵身一跳,径直从沙发椅上扑向了大门口,对着那扇沉重的防盗门又抓又咬似发疯一般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门外黑乎乎的,一个人影也没有,一点声音也没有。难不成犬类也会“梦魇”?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:2点40分。

晨起,照常带着妞妞外出解决“内急”。院子里一群遛狗的老人正在议论着什么。“‘大头’死了,昨天夜里。”说话的是“丑丑”的爷爷,他跟“大头”家住同一栋楼。“几点钟?”我心中一惊,连忙问道。“2点40分。”

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子,轻轻地抚摸着脚边的妞妞,它低声呜咽着,一无往日的欢快。难道狗狗之间也有感应?难道“大头”才是妞妞心目中真正的“男神”?

“大头”是只金毛犬,足有80多斤。妞妞体重不及它的八分之一,个头不及它的肚皮。7岁的“大头”甩着它那金黄色的大尾巴,带着一群小不点们在草地上玩耍,一会儿舔舔妞妞的小耳朵,好似慈父在怜爱自己的宝宝。妞妞不停地跟着自己的“老爸”嬉闹……

“‘大头’是被另外一条狗咬伤的,伤口感染了……”“丑丑”爷爷还在继续讲述着。我想起来了,就是前天的事,“大头”为了保护身边的小狗们,同那只凶恶的猎狗撕打起来,这其中就有妞妞……

清晨的石凳上冰凉冰凉的,妞妞和我并排坐着。对面的那栋高楼就是“大头”的家,我不知道是哪扇窗户。但妞妞知道,它肯定知道——这时它伸长着脖子,正一动不动地在遥望,如同一尊石雕。“呜,呜……”它的声音断断续续,我听出了它的悲伤,也听出了它的思念。 ■



古树上的猎豹
摄/阿祈

透明的缤纷

文/钱晓征

午后一场大雨,气温降了,天空干净了,院子里植物也似得了鼓励,蓬蓬勃勃地长,花间叶下,更有无数蝴蝶蜻蜓飞过,穿花蛱蝶深深见,点水蜻蜓款款飞,是久违的景致。

蜻蜓和蝴蝶常出现在诗与画中,蜻蜓,蝴蝶,双飞双栖,是一番田园野趣。齐白石艺术巅峰之作《可惜无声·花鸟工虫册》,其中一幅,两只蜻蜓正双双从荷叶莲花下飞过,红蜻蜓工笔细描,另一只蜻蜓水墨写意,皆情趣盎然,雅拙天真。册页中还有一幅,红叶配蝴蝶与蜻蜓,蜻蜓煽动的翅膀薄如蝉翼,与上方蝴蝶姿态呼应成趣。清代画家余樾的《端阳景图》中,也有两只造型不同的水墨蜻蜓,与菖蒲、蜀葵、蟾蜍、青蛙等,上下呼应,疏、密、动、静,相映成趣。这些绘画中的蜻蜓,补充了我的视觉经验,现实中很少见蜻蜓有这样曼妙姿态。蜻蜓的翅膀透明,煽动的频率也极快,故所见蜻蜓,姿态大多

僵直呆板。

蜻蜓并不具备更多想象,相比蝴蝶的缤纷妖娆、豆娘的妩媚纤弱,蜻蜓则呆板乏味,蜻蜓的身姿少有变化,翅膀也多直挺挺地展开,不像蝴蝶那样柔软地煽动,甚至也不像豆娘那样收放翻飞。飞翔或是栖息,蜻蜓似乎都有些僵硬。正是蜻蜓这样的特性,让它跟童年有了瓜葛。

捉蜻蜓是童年常做的事,今天想来,也算是童年做过的最残忍的事。夏天,暴雨来临之前,蜻蜓会盲目而无序地飞翔,孩子们便挥舞着竹竿打蜻蜓。一下子打过去,刷刷地掉下数只蜻蜓,很过瘾。成群的小鸡走过来,争食蜻蜓。蜻蜓们僵硬地飞翔,僵硬地死去,看不到痛苦,看不到生死的过程,跟蝴蝶不同,蝴蝶会煽情,难以捉住不说,即便偶尔捉住一只,蝴蝶也会不停地煽动翅膀,诉说它的痛苦、恐惧、挣扎,常令孩子的心软下来,放生了它;蜻蜓呢,却没有足够的表达

能力,去触动那些顽劣少年。

母亲总要逼我睡午觉,午睡对于年少的我无疑是煎熬,于是装睡,再悄悄溜到小树林去捉蜻蜓。烈日当空之时,蜻蜓也要午睡。树枝上挂满蜻蜓,蹑手蹑脚地靠近,看准一个,突然捏住翅膀,蜻蜓便惊醒过来,在指间徒劳挣扎,用狗尾巴草将蜻蜓串起,蜻蜓们便不再动弹,捉蜻蜓的意趣,只在“捉”,常对串起来的蜻蜓没了兴趣,就一串一串的,拎了回家喂小鸡。

这样的正午杀戮,几乎是我童年夏天经常性的活动。不知现在乡下孩子们玩些什么,只知道,生在城里的孩子,对花草鸟虫并无多少兴致。

夜花园宁静安详,植物的暗香在湿润的空气里涌动,独自在园子里流连,陶醉在这样的气息里,生出满心欢喜。爬墙虎从屋檐上挂下来,遮挡住书房灯光,透过这一帘绿色看进去,书房里,女儿对着电脑老公对着书桌,犹如两只没有表

情的蜻蜓。这样想时,我却真的看见了蜻蜓。窗口的灯光照在石榴树上,树枝上挂满了蜻蜓。于是,欢喜的心,唱歌了。

捏住一只蜻蜓跑回家,兴高采烈地让女儿看,女儿大叫什么东西呀吓死人了!我不理女儿的大惊小怪,手一松,蜻蜓便飞了起来,女儿抱头尖叫,蜻蜓飞到天花板,停在吸顶灯的支架上,女儿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,立刻抓住爸爸的手尖叫:赶它走!老公站到桌子上,捏了蜻蜓递给我:别吓着女儿,拿走,自己玩去。真是悲哀。替蜻蜓悲哀,孩子居然怕蜻蜓,蜻蜓该是怎样的寂寞。

夜晚的蜻蜓停在树枝上,寂寞而无助,四周漆黑,蜻蜓不敢飞翔吧。拿了相机,把栖息的蜻蜓拍下来。照片里,蜻蜓的翅膀有着透明的缤纷。 ■